

鶴

林

集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膳錄監生臣曾照

膳錄貢生臣苗序濂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三

宋 吳泳 撰

狀

與馬光祖互奏狀

臣蒙恩守郡恰已期年救荒賑饑粗無愧怍獨以手足之戚薦尋香火之緣溫詔褒嘉未賜俞允私情忸怩方欲再陳忽得紹興朋友報提舉馬光祖有疏論臣雖未知所言云何以臣揣之必是報怨蓋緣端平初光祖守

高郵以貪酷激軍變身與母妻俱受污辱未幾而復官
詞頭過中書臣以太蚤方欲繳奏忽喬行簡傳旨令與
書行詞頭之間未免有訓飭之語光祖頗以爲憾臣守
永嘉光祖守處溫與處實爲隣境平時處之麵下而易
溫之所無溫之米上而濟處之所乏光祖既嚴麵之禁
不使之下臣亦防米之泄不使之上因此微隙遂幾積
怨今甫得使節遽倚勢以挾私怨原其本心亦是觀望
時好奉承風旨所以敢犯公議以中傷善類臣若不以

委折上陳則無以自白欲望聖慈檢會臣累次所請先
畀叢祠付出光祖之章容臣與之疏別仍乞聖斷下清
明御史辨其曲折付之公論見於施行於以彰聖朝黜
陟之公臣不勝大幸

又照會某近者以浙東提舉馬光祖上疏劾臣已嘗具
狀奏聞欲乞先次與祠仍付出光祖章疏及臣所奏下
之御史辨其曲直未准回降指揮今得其章疏乃知悉
是誣罔臣若嘿而不言竊恐有負臨遣從臣牧民之意

亦非微臣事君行已之節用敢畫一疏析於后

一光祖疏謂臣粗有文墨絕無吏才陽爲寬博之容陰挾貪婪之術臣起自書生操觚弄翰乃其職業固不知吏才爲何事然廉謹自將一毫不妄取與官至法從無屋可居不特流寓於東南爲然人所共知兩任郡守潔已奉公比到永嘉悉意荒政雖所當得俸給三月不曾支請今光祖既謂之貪婪必須指其事實豈可只以陰挾二字中傷良善

一光祖疏謂假守宣城善狀茂聞白簡猶新朱幡薦駕
永嘉望郡得於營求臣戊戌夏初自宣城得祠至己亥
秋末拜永嘉之命整整一年有半喬行簡說聖上本以
福唐相處緣輟與李大同且以永嘉郡望稍小故進直
學士以華其行此自聖恩特達不知光祖營求之說指
何而言

一光祖疏謂到官之時適丁歉歲始者大言力詆前守
謂其不申旱數以爲志不在民意其設施必有可取而

乃憐如醉夢事無巨細仰面以視吏胥朝令夕更貽笑
遠近臣去冬赴官甫及處州之境便聞本州饑荒就借
處州印具申省乞蠲租科此光祖所目擊到任之始首
捐已俸置局賑荒只是州郡自辦不能如隣州科擾平
民曾具賬冊備錄施行次第登於臺省今尚可考濟民
四萬六千有奇糶戶十一萬有奇放夏稅一十二萬有
奇放秋苗二萬八千有奇又斷罷都吏又勒諸吏之稍
厚者各令買米不知光祖謂其憐如醉夢仰面視吏胥

者得之於何所聞也

一光祖疏謂郡通海道商舶往來其間儻能措置招徠
不患米艘不集泳乃折支度牒低價敷糴以致客舟望
風奔遁米不入境臣比准朝廷乞降度牒二百道提舉
司一十道皆是給付諸縣令自變賣糴米糴濟本州原
不曾立價敷糴又嘗出榜曉諭招誘米客其來者二十
五萬餘桶流入處州者亦此米也光祖乃謂客舟奔遁
者不知奔遁於何所也其詳已見之申省賬冊

一光祖疏謂闐闐磬磬兼旬乏糴市民千百環擁麗譙至有扛去知州之語臣未到任前本州之民皆有饑餓之憂及既行勸誘米舟輻輳貧民皆得接濟至有相告語謂此菩薩不來我等都是餓死底光祖時察鄰國之政不應不知今謂市民千百環擁麗譙者不知是何月日也

一光祖疏謂大饑之後疫癘乘之死者枕藉泳閉帷深居恬不加恤本州因饑荒之後果有疾疫傳染既多不

無死者臣命醫巡門看診僉廳置局施藥又時加撫恤
俾爲湯粥之供死則給以棺材又差官吏逐日分隅掩
瘞皆有實數亦見之申省賬冊

一光祖疏謂今歲之旱無異鄰州泳惟恐上司蠲除不
便於已亟以全熟申上今歲本州風雨調順早穀頗登
晚禾却有虫傷去處遂不待檢踏永嘉與放三分諸縣
已放二分蓋是參之卿大夫之公論得中都書謂左相
李宗勉曾向人說聞温州得熟却如何又申放分想是

吳某要譽今光祖乃謂全熟申上既曰全熟則何緣有
二分三分之放自有申臺省狀可考亦自具申諸司光
祖胡爲不知

一光祖疏謂又於管下科糶高下其手付之驚行使得
甘心漁獵糶價翔踴民不聊生本州苗額四萬九千去
秋收二萬八千歲支七萬四千除放外係欠四萬餘石
支遣本州接續措置外尚欠兩月之糧今歲稍熟南北
不稔未免就寺院畝頭上敷糶係以市價償之自無一

毫侵擾目今米價每升正是四十見錢比之台處諸州米價最下豈得謂之翔踴

一光祖疏謂近者謂朝廷更易新楮泳自張黃榜外無一毫措置人心疑愕市肆晝閉十七界會子直不滿八十視東浙諸郡獨低本司移文取會並無回報本州自黃榜初下臣遂喚上諸行民戶與之開說人心元無疑惑市肆交易如故又多方措置分隅稱提具申朝廷乞添撥十八界會以備兌換十七界會舊用九十今已長

作百三十乃浙東諸郡之所無亦已具施行次第申尚書省

一光祖疏謂自蜀客無家可歸廣求田問舍之圖無首公爲國之念臣僦居德清就有薄產平時奉法循理豈不知守臣不可於所部輒置產業亦嘗出榜曉諭謂不惟本位不敢置雖舍姪位下亦不令於此時置一畝創一椽有託姓名者亦許令告首榜文至今尚在照得田宅非囊橐中可藏之物必有坐落畝步若行體訪便見

著實

一光祖疏謂縱容子弟關節交通挾娼妓以遨遊冒新喪而應舉臣長子槃即弟昌裔之子登乙未進士第任提領犒賞所准備差遣自聞所生之喪即解官奔喪多不留此不知通關節者何事挾娼妓者何人臣教子甚嚴其在侍旁絕不令出入槃亦粗知謹飭不敢爲非兼其已自登科不應再冒新喪應舉

一光祖疏謂占僧廬以爲葬地而不恤公議之騰囑部